

..... 世界侦探小说名著经典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 图文珍藏版 }

(英) 柯南道尔 著 李静 秦蕊等 译
Arthur Conan Doyl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



I561.45
302
:2

世界侦探小说名著经典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图文珍藏版 }

(英) 柯南道尔 著 李静 秦蕊等 译
Arthur Conan Doyle

中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中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1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3
- 2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9
- 3 疑案 /16
- 4 亨利·巴斯克维尔 /24
- 5 三条断了的线索 /34
- 6 巴斯克维尔庄园 /43
- 7 梅瑞特宅邸的主人斯特普林顿 /51
- 8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62
- 9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67
- 10 华生医生的日记摘录 /80
- 11 高冈上的男人 /88
- 12 沼泽地里的惨剧 /98
- 13 设下罗网 /108
- 1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18
- 15 追忆 /127

恐怖谷

I 伯尔斯通惨案

- 1 警告 /137
- 2 福尔摩斯的论述 /144
- 3 伯尔斯通惨案 /151
- 4 扑朔迷离 /158
- 5 剧中人 /167
- 6 曙光 /176
- 7 谜底 /185

II 死酷党人

- 1 其人 /197
 - 2 身主 /204
 - 3 维尔米萨 341 分会 /216
 - 4 恐怖谷 /227
 - 5 最黑暗的时刻 /234
 - 6 危险 /243
 - 7 伯尔弟·爱德华的圈套 /251
- 尾 声 /258

回忆录

- 1 银色白额马 /263
- 2 黄面人 /283
- 3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297
- 4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 /312
- 5 马斯格雷夫典仪 /328
- 6 赖盖特之谜 /343
- 7 驼背男人 /359
- 8 住院病人 /373
- 9 希腊译员 /389
- 10 海军协定 /405
- 11 最后一案 /433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于薇薇 诸逢佳 译

1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正坐在桌旁用早餐，除了需要通宵达旦的工作外，他早上总是起得很晚。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顺手拿起昨晚那位客人遗忘在这里的手杖。这根手杖虽厚实沉重，却很精巧雅致，顶端呈圆球状，是用上好的槟榔子木做成的。手杖顶端有一圈大约一英寸宽的银箍，上面刻有“赠与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詹姆斯·摩特尔夫先生，C.C.H.的朋友们”的字样，还刻有时间“1884年”。这是老派的家庭医生常用的那种木杖——看上去高贵、结实。

“喔，华生医生，你觉得它怎么样？”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着，而且我压根就没让他察觉到我在摆弄这根手杖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的后脑勺上不会长眼睛了吧？”

“我眼前正巧放着一把铮铮发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可是，华生医生，你对我们这位客人留下的手杖有什么看法呢？既然我们错过了见到他的机会，对他来访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在你把这手杖仔细察看过后，你觉得它的主人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想，”我尽量模仿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方式，“从这件深表敬意的纪念品来看，他应该是一个事业有成、年高德劭、深受尊敬的老医生。”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说得好！”

“我还认为他很有可能是经常靠步行出诊的乡村医生。”

“为什么呢？”

“这根手杖原本很漂亮，但现在已经磕碰得不成样子了，我很难想象一个城里的医生还会用这样的手杖。再者，手杖底部的厚铁包头也已磨损得相当厉害了，显然他已经用它走过很多的路。”

“实在是太精彩了！”福尔摩斯说道。

“还有，手杖上刻着的‘C.C.H.的朋友们’，我猜这应该是一个猎人组织^①。他很有可

^①猎人(Hunter)的字母是H，所以华生推测C.C.H.可能是猎人组织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能给这个组织的人看过病，所以他们送他这根手杖作为答谢。”

“华生，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福尔摩斯说着把他的椅子往后推了推，点起一支烟，“我得说，在你热心地为我微不足道的成就做的大量记载中，你已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本身并不那么耀眼夺目，但你却是光明的传导者，就像有些人，他们本身并不是天才，但却具有激发天才的非凡能力。我承认，我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我得承认，他的话让我倍感高兴。因为以往他对于我对他的钦佩和试图将他的推理方法公之于众的努力，都漠然处之，这未免有损我的自尊心。现在，我居然掌握了他的推理方法，而且能付诸实践，还得到了他的称赞，想到此，自豪之感不禁油然而生。现在他从我手中拿过手杖，用肉眼审视了几分钟，然后饶有兴趣地放下香烟，把手杖拿到窗前，用放大镜再次仔细察看起来。

“这事虽然简单，但很有趣，”他说着，又回到长椅的那端，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手杖上肯定有一两处线索，能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依据。”

“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注意到吗？”我有点不服气地问道，“我确信我没有忽略掉任何重要的地方。”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所有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坦白说，当我说你启发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在我指出你的谬误的同时，往往就会把我引向真理。但并不是说你这次所有的推论都不对，手杖的主人肯定是个乡村医生，而且他的确常常步行出诊。”

“那就是说我的推测是对的嘛。”

“但只是仅此而已。”

“但这已经是全部的事实了。”

“不，不，亲爱的华生，这不是全部事实——绝非全部。比如说，我倒是觉得送给这个医生礼物的人更有可能是来自某家医院，而不是什么猎人组织。因为当两个首字母‘C.C.’放在‘hospital’一词之前时，就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Charing Cross’。”



“也许你是对的。”

“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根据了。从这个根据出发，就可以开始描绘我们这位未知的访客究竟是何人了。”

“好吧，假设‘C.C.H.’代表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我们能从中推断出什么来呢？”

“难道它们就一点儿都不能给你启发吗？你已经知道我的推理方法，那么试着应用它吧。”

“我只能想到一个很明显的结论，那就是这个人在去乡下之前，曾经在城里行过医。”

“让我们再大胆地进一步设想一下，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可能送这份礼物？在什么时候，他的朋友们会一起送给他这份礼物来表示他们的美好祝愿呢？很显然，应该是在摩特尔医生从医院离职自行开业行医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过一次赠礼，我们还知道他从城里的医院转到乡村去行医，那么我们推论这个礼物是在他即将离城转至乡村行医时送的，应该不算太离谱吧。”

“这似乎很有可能。”

“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可能是医院的主治医生，因为在伦敦行医只有极具声望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地位，而且这样的人才不会转移到乡下去呢。那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如果他在医院工作但又不是主治医生，那么他就可能仅仅是一个住院外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其地位仅仅略高于医学院高年级学生而已。他是在五年前离开医院的，日期就刻在手杖上。如此一来，你所描绘的那个稳重的中年家庭医生就不复存在了。亲爱的华生，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不满三十岁，和蔼可亲，安于现状，而且大大咧咧，还养着一只心爱的狗。我可以大致描绘一下这只狗，它比梗犬大，比獒犬小。”

我笑了笑，觉得难以置信。福尔摩斯倚靠在长沙发上，对着天花板吐着飘忽不定的小烟圈。

“关于后面的部分，我无法核实你是否正确，”我说，“但是，要想知道这个人的年纪和工作上的一些特点并不困难。”我从我那个小书架上摆放的医学书籍中取出一本《医学人名录》，翻到要找的名字，姓摩特尔的有好几个人，但其中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访客。我大声读出了这段记载：

“詹姆斯·摩特尔，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1882年毕业，德文郡达特木格林溢人，1882~1884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其论文《疾病是否隔代相传》曾荣获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曾任瑞典病理学协会的通讯会员。他还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1882年的《柳叶刀》医学杂志）及《我们在进化吗？》（载于1883

年3月份的《心理期刊》)。曾任格林湓、托斯利及高港教区的医务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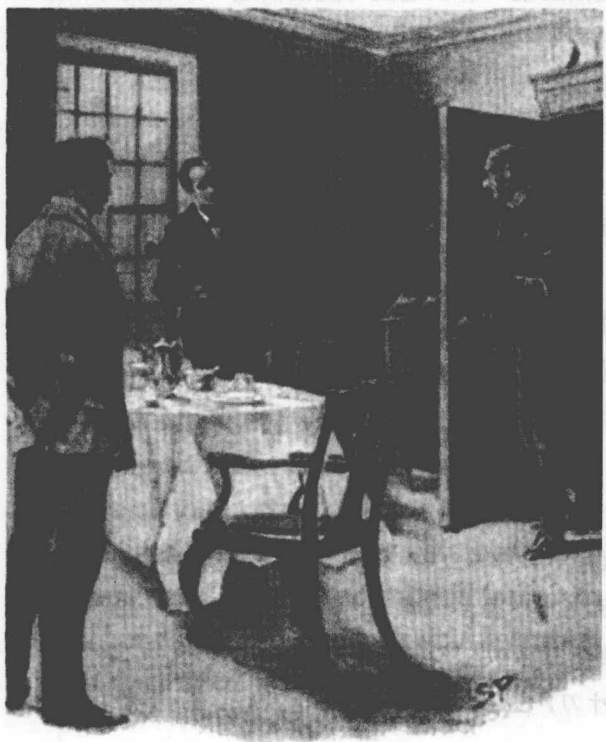
“华生，并没有提到你那个当地的猎人组织吧。”福尔摩斯揶揄地笑着说，“但是正如你敏锐的观察力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个乡村医生。我认为我的推论是很合理的，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过‘和蔼可亲、安于现状、大大咧咧’。凭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和蔼可亲的人才可能会收到别人的纪念品，只有安于现状的人才会计放弃他在伦敦的事业而跑到乡村去，同样，也只有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才会在你的屋子里等了一个小时之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反而落下了自己的手杖。”

“那狗呢？”

“狗经常叼着这根手杖跟在他主人后面，手杖很重，狗得从它的中部紧紧地叼住它，因此，狗牙的印记就清晰可见。从这些牙印的间隙来看，我认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獒犬的下巴宽，而比獒犬的下巴窄。它可能是——对了，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狗。”

他站起身来，边说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现在他在窗户旁的壁龛前停下步来。他说话的语调是如此自信，我不禁抬起头来惊奇地望着他。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能这么自信？”



“原因很简单，我看到那只狗正在我们的台阶上，而它的主人正在摁门铃。我请求你不要走开，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我也许有所帮助。现在正是命运中的戏剧性时刻，华生，你听到有人正踏上台阶走入你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是祸还是福。詹姆斯·摩特尔，这位医学界的名人要向犯罪问题专家福尔摩斯请教什么呢？请进！”

这位访客的外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一直把他想象成一名典型的乡村医生，而他却身材瘦高，长长的鹰钩鼻突出在那双敏锐灰白的双眼之间，他两眼相距很近，在一副金边眼镜后面炯炯发光。他身穿

一身职业装，但有些邋遢，外衣看上去脏兮兮的，裤子也已磨损得很厉害了。他年纪虽轻，但他那长长的后背已经有些佝偻了。他走路时总是向前探着头，有着贵族般慈祥的风度。他一进门，目光就落在福尔摩斯手中的手杖上，随即发出一声欢呼，向着它跑了过去。“我太高兴了，”他说，“我先前还不敢肯定我是把它落在这里，还是落在了轮船公司？我宁愿一无所有，也决不愿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这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的吗？”

“是我结婚时两个朋友送的。”

“哎呀！天哪，太糟糕了！”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特尔医生有些诧异，眨了眨眼。

“为什么糟糕呢？”

“只是因为你打乱了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你刚才说是在结婚时送的，对吗？”

“是的，先生，我结婚了。所以我离开了医院，与此同时我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全部希望。可是我觉得为了家庭的幸福，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啊哈，还好，我们总算没错得太离谱，”福尔摩斯说，“嗯，詹姆斯·摩特尔博士——”

“您就称我先生好了，我只是个卑微的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士。”

“而且，很显然，你也是一个思维严密的人。”我在一旁插嘴道。

“我只是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只是一个在浩瀚无边的知识海洋岸边拾贝壳的人。我想我是在对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

“不，他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我常听到人们把您的名字跟您朋友的名字相提并论。福尔摩斯先生，我对您很感兴趣，我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有这么长的头颅和如此深陷的眼窝。您不反对我的手指顺着你的头顶骨缝摸一摸吧，先生？在没有真正得到你的头骨的实物之前，即便是按照您的头骨做成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它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标本。我并不想惹人讨厌，不过我得承认，我真羡慕您的头骨。”

福尔摩斯挥手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坐在椅子上。“我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都是热衷于思考本行问题的人，”他说，“我从你的食指上看出你是自己卷烟抽的，别犹豫了，点一支抽吧。”

那人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把烟草倒在纸的上面，异常熟练地卷了一支烟。他长长的手指抖动着，就像昆虫的触须一样。

福尔摩斯看似平静，但从他小眼睛里快速转动的光芒中，我看出他已经对这位怪异的访客产生了兴趣。

“我想，先生，”他终于说起话了，“您昨晚光临寒舍，今天又再次来访，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不，先生，当然不是，虽然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这样做。福尔摩斯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缺乏实际经验的人，而我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而又极其奇特的问题，我知道，你是全欧洲第二位高明的专家。”

“那么，先生，我能否冒昧地问一句，荣居首位的是谁呢？”福尔摩斯有点刻薄地问道。

“就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来说，伯蒂伦先生的办案方法极具吸引力。”

“那么你去咨询他不是更好吗？”

“我说过，先生，那是就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而言。但是就处理具体的事务而言，众所周知，您才是首屈一指的。我想，先生，我也许不小心说了一些让你误会的话吧。”

“有那么一点点，”福尔摩斯说，“我想，摩特尔医生，您最好也别绕弯子了，您要我协助您解决什么问题？”

2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的口袋里有一篇手稿。”詹姆斯·摩特尔说。

“你进房间时我就注意到了。”福尔摩斯说。

“这是一篇年代久远的手稿。”

“一定是18世纪初期的，否则就是仿制品。”

“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观察了一直露在外面的那一两英寸手稿。一位专家估计一份文件的日期，如果误差在十年以上，那么他就太蹩脚了，您也许读过我就这个主题写的专题文章吧。我推断这篇手稿应该是写于1730年吧。”

“准确的日期是1742年。”摩特尔从他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手稿，“这份家书是查利斯·巴斯克维尔先生委托我保管的。三个月之前他忽然惨死，在德文郡曾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可以说，我既是他的私人朋友，也是他的家庭医生。先生，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精明、务实，像我一样讲求实际。但是他把这份文件看得很重，他心里已经做好迎接这一惨剧的准备了，而最终，他的结局竟然和家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福尔摩斯伸手接过那份手稿，平放在膝盖上展开。

“华生，你注意看，长s和短s的交替使用是我能确定日期的几种迹象之一。”

我从他的肩膀上探过头，去看那张已经发黄的纸张和褪色的字迹，开头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下面写着大大的几个潦草的数字“1742”。

“这看起来像是篇记载。”

“对了，这里记载着一个流传在巴斯克维尔家族的传说。”

“不过我想您来找我商讨的恐怕是更现实更实际的事情吧？”

“确实是件迫在眉睫的事，一件急迫且极为现实的事，必须在24小时之内作出决定。这篇手稿虽不长，却和这件事密切相关，请允许我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斜靠在椅子上，两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闭上眼睛，显出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摩特尔将手稿移向光线较亮的地方，用嘶哑的声音高声朗读起下面这篇奇特而古老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的由来众说纷纭。我是雨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是从我父亲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而我父亲则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我把它写下来，完全是因为我相信它的确发生过。儿子们，我要你们相信，正如公正的神明会惩罚罪恶一样，它也会以一颗最仁慈的心予以宽恕。无论罪孽多么深重，只要能够真心地祈祷悔过，都能得到赦免。你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汲取教训，不要惧怕过去前辈们所尝的苦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今后谨言慎行，以免我家族以往所经历的痛苦再次降落到我们败落的子孙身上。

“据说在大叛乱时期（我真诚地向你们建议，请读一下博学的克莱雷顿所写的有关这一

时期的历史），巴斯克维尔庄园归雨果所有，毫不讳言，他是一个极其野蛮鄙俗、目无上帝的人。实际上，如果仅是这些，邻居们本可以原谅他，因为在这些地方，宗教从来就没真正地盛行过，何况他奢侈蛮横、残酷无情的秉性早已经在整个西部臭名远扬了。这位雨果先生偶然间爱上了（如果他那卑鄙的情欲配用如此纯洁的字眼的话）一个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种着几亩庄稼的农户的女儿。可是这位少女一向有着谨言慎行的好名声，总是千方百计地躲着他，因为她实在害怕臭名远扬的他。一直到米迦勒节的那一天，雨果打听到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出门了，就带着五六个游手好闲的狐朋狗友，偷偷去那个农户家抢来了这个姑娘。他们把她带回到庄园，关在楼上的一间小屋子里。雨果和他的朋友就坐在楼下开始畅饮起来，他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这时，楼上那位可怜的姑娘听到楼下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早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了。有人说，雨果酒醉时说过的这些话，谁要敢重复，都会遭到天打五雷轰的。最终，极度恐惧使她作出了即使最勇敢敏捷的人都望而却步的行动。她顺着爬满南墙的蔓藤（至今仍然如此）从屋檐下面一直爬了下来，然后穿过沼泽地，朝家的方向跑去，庄园离她爸爸的农场大约九英里。

“过了一会儿，雨果离开他的朋友，带着食物和酒——或许还有其他更坏的东西——去找被他抢来的姑娘，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当时的情景你能想象出来，他就像着了魔似的狂奔下楼，冲进饭厅，跳上大餐桌，把那些酒瓶木盘都踢得四处乱飞。他对着他那群狐朋狗友大喊，只要当晚能让他追上那个姑娘，他愿意把他的肉体 and 灵魂全都交给恶

魔。那些纵酒狂欢的人们被他的勃然大怒吓呆了，这时，其中一个更恶毒的家伙，或许他比其他人喝得更为酩酊大醉，大声叫嚷应该放猎犬去追她。雨果立刻跑了出去，大声喊他的马夫给他备好马，并把所有的狗都从犬舍中放了出来。他让猎犬闻了闻那少女丢下的一块头巾，就把他们一窝蜂地都赶了出去，月光下，在一片狂吠声中这些狗朝着沼泽地方向飞奔而去。

“好长一段时间，这些浪子们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地站着，搞不明白这样兴师动众地忙活了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很快他们发木的大脑就醒悟了过来，知道要去沼泽地干什么，于是又大喊大叫起来，一些人叫嚣着要带上他们的枪，一些人要骑着马去，还有一些人要再带些酒。但终于他们疯狂的大脑恢复了一些理智，他们十三个人全体骑上马追捕起来。头顶上的月光很亮，他们彼此靠得很近，顺着少女回家必经的路疾驰而下。

“他们跑了大约一二英里路后，遇到了一个在沼泽地里的夜间牧羊人，他们朝他大喊着问他是否见到过他们的猎物。据说这个牧羊人当时被吓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最终他说他的确见过这个不幸的姑娘，后面还有一群紧追不舍的猎犬。‘但我见到的不止这些，’他说，‘雨果·巴斯克维尔骑着他的黑马从我身边跑过，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上帝保佑，可别让那样的猎狗追我。’那群醉鬼骂了牧羊人几句就继续向前骑去。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吓得冷汗直流，他们听到从沼泽地里传来马匹奔跑的声音，随后看到那匹黑马口吐白沫从他们的身边跑了过去，缰绳拖曳在地上，马鞍上空空无人。这群浪子们惊恐万分，将坐骑靠拢到了一起，仍然在沼泽地里继续前进。如果是孤身一个的话，他们肯定早就掉转马头逃之夭夭了。他们就这样慢慢地骑着前行，最后终于来到了猎犬旁边。这些平时以勇猛和优种出名的猎犬，此刻竟然在深沟的尽头挤成一团，嗤鼻哀鸣着，而有些已经溜之大吉了，还有一些则颈毛直竖，恐惧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窄窄的水沟。

“这群人停了下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比刚开始出发时可清醒多了。绝大多数人都不想再前进了，但其中有一个人胆子最大，也可以说是酒灌得最多，打马向前朝小路奔去。这时，前面出现了一块开阔地，上面立着两块巨大的石柱——今天仍然能看到——是古时候不知什么人竖立在那里的。月光照耀着那块空地，中间躺着那位不堪惊吓和疲惫摔下去的不幸的姑娘。但是，令那三个胆大包天的醉鬼毛骨悚然的，既不是那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她身边的雨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而是正站在雨果旁边撕咬着他喉咙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它又大又黑，看起来像只猎犬，但要比人们所见过的任何猎犬都要大。就在他们看着那家伙撕咬雨果的喉咙时，它把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流着涎涎的大嘴转向了他们。三个人立刻被吓得惊叫起来，赶快拨转马头，狂奔着穿过沼泽地。

据说其中一个因看见那家伙，当晚就被吓死了，另外两个虽然活着，却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这就是传说中一直折磨着我们家族的那只猎犬的故事。我之所以要把它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清清楚楚地了解一件事情比起道听途说、胡乱猜测来，会少一些恐惧。无可否认，我们家族中很多人都不得善终，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无比宽厚仁慈的上帝的保佑，保佑我们家族无辜的第三代第四代不会再受到惩罚。我的儿子们，我要借上帝之名命令你们，同时也是劝诫你们，一定要倍加小心，千万不要在黑夜降临、邪恶力量猖獗的时候穿越沼泽地。”

“这就是雨果·巴斯克维尔^①留给他的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家书，并嘱咐他们切勿将此事告知其妹伊丽莎白。”

摩特尔医生读完这篇奇异的故事，把眼镜推到他前额上，两眼直盯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打了个呵欠，顺手把烟头扔到了炉火里。

“就这些？”他说。

“您不觉得这个故事挺有趣吗？”

“对于一个神话故事的搜集者来说，也许如此。”

摩特尔医生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

“现在，福尔摩斯先生，我会给你看一些近期发生的事。这是今年3月14日的《德文郡纪事报》。上面有一篇简要报道，记叙了查利斯·巴斯克维尔爵士几天前逝世的情况。”

我的朋友向前探了一下身子，表情也变得认真起来。我们的客人重新戴好眼镜，又读了起来：

“最近查利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的猝死使本郡笼罩在一片哀惋的气氛中。据悉，在下届选举中，爵士有望成为德文郡中部自由党候选人。虽然查利斯爵士入住巴斯克维尔庄园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和蔼可亲，慷慨大方，深得所有与他交往人士的喜爱与尊敬。在如今暴发户充斥的年代，一位贵族后裔能在家族遭遇厄运、家道中落后，还能发财致富、衣锦还乡，重振其已衰败的家业，实属罕见。众所周知，查利斯爵士在南非是靠投资致富的。在好运还没有逆转之前，他就明智地携带变卖了的家产回到英格兰。他入住巴斯克维尔庄园仅仅两年，人们一直在津津乐道其规模庞大的庄园改建和修葺计划，如今这个话题也随着他的猝然去世而销声匿迹。他自己没有子嗣，他曾公开表示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资助整个村庄，很多人都为他的意外死亡而深感悲痛。他对本地以及本郡的慷慨解囊，本栏也常有报道。

^①此雨果·巴维克维尔为这篇家书中的雨果·巴维克维尔的同名后代。——译者注

查利斯·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死的诸多情况，验尸结果并未完全将之弄清，但足以消除由于当地迷信而引起的种种流言。不管怎样，没有理由怀疑这是谋杀或非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查利斯爵士是一位鳏夫，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心理状态有些异常。他虽然家产万贯，但个人嗜好却极为简单。巴斯克维尔庄园中的仆人只有巴瑞摩夫妇两人。丈夫是总管，妻子是管家。他们的证词——已被他的几个朋友所认同——表明查利斯爵士有一段时间健康状况很差，尤其是心脏功能方面，表现为面色大变、呼吸困难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死者生前的朋友兼私人医生摩特尔医生也对此提出了相同的证明。

案件内容比较简单，查利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有个习惯，就是每晚就寝前，都要沿着巴斯克维尔庄园著名的紫杉小径散步，巴瑞摩夫妇的证词证明死者生前确实如此。5月4日，查利斯爵士宣布第二天将前往伦敦，并让巴瑞摩为他准备行李。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像以前所习惯的那样点了一支雪茄，但他再也没有回来。12点的时候，巴瑞摩发现庄园的大门依然开着，吃了一惊，于是就点了灯笼出去寻找主人。外面的气候很潮湿，顺着小径很容易看到巴斯克维尔爵士的足迹，走到半路上有一个通向沼泽地的大门。有迹象显示查利斯爵士曾在那里驻足了一会儿，然后又沿着小径前进，就在小径的尽头处，发现了他的尸体。有一点难以解释，巴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经过通往沼泽地的大门后就变了样，似乎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用脚尖走路了。当时，在距离沼泽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马斐的吉普赛马贩子，但是他自己承认当时烂醉如泥，神志并不十分清醒。他声称当时他听到过叫喊声，但无法判断声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查利斯爵士的身上没有发现被暴力袭击的痕迹，虽然医生的证明中指出，死者的面部严重扭曲，以至于连摩特尔医生都难以相信躺在他面前的是他的朋友和病人。据解释，这是一种因为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致死的病例中的常见症状。这种解释已经被尸体解剖所证明，说明，死者生前就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官能性疾病。法院的验尸官所递交的裁定也与医生的医疗证明相符，事已至此也算差强人意。查利斯的后代将入住巴斯克维尔庄园，继续被厄运所中断的慈善事业，显然，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验尸官平庸的调查不能平息那些流言蜚语——人们暗中把这个事件与那个荒诞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就恐怕很难再为巴斯克维尔庄园找到户主了。据悉，爵士最近的血亲，如果还活着的话，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最后的消息是听说他去了美洲，目前警方正在对这件事情着手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数目庞大的遗产。”